

心甘情愿

XINGANQINGYUAN



空空如气/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心甘情愿

XINGANQINGYUAN



空空如气/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甘情愿 / 空空如气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71-1476-5

I. ①心… II. ①空…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1871号

责任编辑: 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7印张

字 数 190千字

定 价 26.80元 ISBN 978-7-5171-1476-5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5
第四章.....	44
第五章.....	64
第六章.....	85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82
第十章.....	223
番外.....	267





第一章 = = = = =

连着加了一个星期的班，许诺好不容易把任务给交了，邮件刚发送出去，她就立马把自己的电脑给关了。

眼下她只想着回家睡觉，其余的事情都靠后再说。

未料到许诺刚拿了包起身，组长李屏芳就过来发话说领导请吃饭，还特意指名了许诺也要一起去。

按平常来说，依着许诺这样的资历，领导鲜少指名要她也一起去饭局的，不过因为她师父林晓琴这段时日休长假去了，林晓琴手上的三个大项目一下子全压到许诺头上了，想必领导也是看她任务太重了，这才特意叫上她算是犒劳的意思。

“芳姐，你陪姚总监去吧，我就不去了。”许诺因为睡眠严重不足本就头昏脑涨得很，这饭局她也没什么兴趣，眼下便知趣地回绝了。

“别！又不单姚总监去，连吴经理都特意一起去的，肯定是个很重要的项目，多好的机会啊，别的小组盼都盼不来这样的机会！而且我们组的文案现在就指望着你了，一定得去！公司车子在楼下等你！”李屏芳说完后就朝外边走去了。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要是再扭扭捏捏的反倒显得她的不是了。许诺便也没有再推辞，拿起包也跟着朝外边走去。

做她们广告策划这块儿的作息是最没有规律的，而且说也奇怪了，客户的点子就特别喜欢在临下班前告知，有些客户好点的话会留几天的缓冲时间，遇上那些难缠的客户下班前打个电话过来，交代了要求就催着第二天早上上班前要在邮箱里看到成品。

许诺加班加着也都加习惯了。

本来想着好不容易可以回去早点休息了，未料到临时又突然冒出这么件不相干的事，还是和工作没有直接关联的事情，许诺虽然是跟在李屏芳身后一起乘电梯下去，不过心头多少还是有点小郁闷的。

去的是个闹市深处的会所。

她们公司的车子在很远处就停了下来，许诺刚从车子里出来，被迎面而来的寒风一刮，大伙都冻得直打哆嗦，便都加快了步伐朝前面走去。

那会所的前面倒是空旷，也不知道是久远留下的格局还是怎么的，前面是一排枝桠繁茂的老槐树，加之时有风声作响，使得那枝桠都窸窣窸窣地飘摇起来，便格外显得黑影幢幢的。

许诺知道越是这种闹中取静的地方，其实是愈发烧钱的，不过那帮开发商就爱来这种地方消

费，她在心头默默地想着领导为了接单也是蛮拼的。

果然，等许诺她们到的时候，公司的总经理吴文胜居然先在那边了。许诺只在年终会上看到过总经理，毕竟吴文胜平日向来低调，大概是主要负责外面的投资事项的缘故，鲜少会在公司里露面，平日里公司的大事都是上报到副总那边做了决定就算的，也不知道今晚见的是哪个单位的大人物，想着待会还要和总经理吴文胜一起吃饭，不知为何，许诺就觉得头皮发麻起来。

不过一直等这一桌人都到了菜也上齐了，主位边上的那个位置却是一直空着的。

许诺自知小职员一个，便坐在边上安静地干等着。不过她倒是瞧出来吴文胜和姚钰华都费尽心思地和对方公司的几个人员插科打诨着聊天，毕竟这样才不会觉着干等得无聊起来。

可是半晌过后，那个位置还是一直空着。

大约是怕大家等太久了，主位上的中年人忽然开口和吴文胜说道：“真是不好意思，厉先生临时有点事耽搁了，我们先开吃吧，不等他了。”

“还是等下厉先生吧，也不差这么一会。”吴文胜笑笑道，毕竟都是商场沉浮多年的老手，他说得言辞恳切，其实是让人听着由内而外的舒坦的。

毕竟主位上是有人在了，看着应该是对方公司的领导，也不知道是还在等什么重要的人，让一大帮人都这么眼巴巴地干等着。许诺这么想着，便也不由得又朝主位边上的那个空位置多看了一眼。

“没事，大家开吃吧。”大约那中年人也知道大家的想法，他自己说完后就先动了筷子，一桌人本来对着那一大桌现成的菜肴干等着也是尴尬，更何况到了这个点大家其实也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见状后便也动筷开吃了。

酒过半巡后，主位上的中年人这才继续开口说道，“吴总，我们手上有是个新项目，正在找几家地产广告公司报价，你们到时候看下资料报个价。”

“徐经理，你也知道，我们也算是业内的老公司了，你们会来找我们报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我们绝对会给你们最好的价格。”吴文胜等了这么一晚等上的就是华诚地产总经理徐文韬的这句话，他平常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此时竟然也有些克制不住地激动起来。

“我们华诚倒是不缺钱，主要是想找个有创意够深度的广告公司，现在市面上的广告大都流于形式，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徐文韬模棱两可地应道。虽然状似抛出了个橄榄枝，不过却是没有松口一点的意思。

“那是。质量方面你绝对放心，若是接了你们的项目我会亲自督促成立新团队跟进的。你看，今天过来这边我就特意带了团队里的成员过来，还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小许，这是华诚的徐经理。”吴文胜说时朝许诺看了一眼。

许诺这才明白今天领导带自己过来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为了场面上可以贴牌应付下而已。不过突然被素未交流过的总经理吴文胜点名，在她毫无心理准备下心头还是咯噔了下，既然都到眼前这样的场景了，吴文胜又顺口说了句让她敬个酒，她便也起来满上一口闷。

她会这样爽快的一杯落肚，饶是对方也是愣了下，大概没料到面前看着稚生的小姑娘喝酒倒是爽快得很，不过徐文韬还是接着问道，“毕业几年了？看着有点显嫩——”虽然是对着许诺



问话的，那目光却是颇为考究地看着不远处的吴文胜，分明是不太放心的意味。

“放心，还有文案总监盯着的。不过这名校的高材生就是不一样，创意点子方面比我们这老辈的文盲的确是想法多了。我们上次刚交掉的晟诗家园的文案就是她负责的，还可以吧？”吴文胜这样的人精，一听自然就听出了对方的顾虑，立马滴水不漏地补充起来。

果然，他这么一说，对方大概的确耳闻过晟诗家园的营销文案，倒也不再提这方面的事情了。大家闲聊扯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情，后面聊开了就没有再继续聊公事了。

许诺看出来吴文胜对于这个项目是志在必得的，喝酒时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来。她们这一帮下属，自然也都得硬着头皮喝了几杯白酒下去。

这场饭局耗时颇久，许诺知道自己酒量浅，想着要是失态了可不好，就拼命地去喝果汁想冲淡点酒意。这一个小时多的饭局下来，她又觉得憋得慌，寻空就去了趟洗手间。

等许诺回来的时候，才发觉那主位旁边的空位上不知何时已经坐了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身子微侧，闲适地坐在那里，正和吴文胜聊着什么。

吴文胜不知何时也是毕恭毕敬起来，神情俨然，仿佛这样才能彰显着他的诚意似的。

许诺本就坐在不起眼的侧边上，其实也只能看到那人的半个侧脸而已，这么遥遥一看，似乎那人脸上的轮廓颇为刚毅硬朗，不过不知为何却带了副墨镜，此时在这一桌人当中是显得有些奇怪的。不过那人举手投足间泰然自若的，似乎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加之她自己酒意混合着困意，视线之内都快要有叠影出来了，看得也并不真切。

更何况，盯着别人看也不是件礼貌的事。

眼下，她只想早点回去睡大觉。

这么一想，许诺又看了一眼便收回了视线，百无聊赖地走神起来。

未料到没多久这饭局散后吴文胜又自作主张邀请对方一起去包厢里再喝会酒。

“我还有点事，你们去吧。”未料到那墨镜男忽然开口说道，懒散中带着股与生俱来的气定神闲。

许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其实他说的并没有特别大声，然而那声音却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她的耳边上。

有些浑厚，散漫中又带有一丝无所谓的情绪。

大概平日里就是张扬随性惯了的吧。

许诺心想着，不由得循着声源又朝那个墨镜男多望了一眼。

不过，随即她就留意到大家脸上的神情都略微有点微妙。

尤其是吴文胜。

毕竟，他这钱摆明了是花落空了的。

不过这面上大家也都是嘻嘻哈哈的，并没有看出明显的异样。

这高档会所里连个包厢的花样都是百出的，难得可以到这种场合消费下，许诺的同事倒是都玩得很high。

许诺平常就不太来这种场合，其实也玩不开，尤其看着那些个陪酒人员过来，一有机会就娇嗔得花枝乱颤，其实不过是使出浑身解数要大家多消费酒水而已，这样她们的业务提成自然也高点。

许诺方才在饭桌上就喝了好几杯，本来就有点反胃起来，眼下旁边的众人又开始新一轮拼酒起来，那酒味混合着陪酒人员身上的浓郁的香水味，她就觉得整个房间里的气息都浑浊的可以。

反正也无聊，加之吴文胜也早已回去了，她便又去了趟洗手间打发时间。

许诺出来时，她也不急着回喧闹的包厢里，眼下洗好手后便对着盥洗台上的镜子仔细地看了下自己。

多日加班的后遗症，她伸手轻触了下自己的眼睑下方，还是隐隐可见青青的黑眼圈。

许诺怔怔地望了好一会，才打算转身离去。

她自己出神发了这么一会的呆，转身时也没有留意身后，未料到外面正有个人走过来，她不小心便磕碰到了身后之人的胳膊，大约是那行人也是低头过来，一时间竟然被撞得趔趄了几步。

“对不起——”许诺下意识的随口说了声。

未料到那被她磕碰到的女孩子继续神色匆忙地走到盥洗台那边拧开水龙头拼命地朝她自己脸上泼水过去。

许诺觉得那人有点不太对劲，便不由得继续侧身过来多望了一眼。

下一秒，她倒是立马走回去几步，迟疑地问道，“薇薇？”

随着她话音刚落，方才一直低头掬了清水洗脸的女孩子蓦然抬头，随即欣喜地喊道，“诺诺姐！真的是你？诺诺姐！”

许薇薇一边说着，忽然就伸手拉住了许诺的手，也不知道是太过于开心的缘故还是生怕下一秒许诺就会离开，许薇薇手上拉着许诺，那力气竟然大得可怕起来。

“薇薇，你怎么会在这里？”许诺也是大为吃惊了下，不过还是不经意地要把自己的手给抽回来。

好几年不见，许薇薇愈发出落得高挑起来。她原本是比许诺小上好些岁数的，也不知道是妆容成熟还是她身材颀长的缘故，乍一看，居然也不怎么显小。她自小便是个美人胚，这女大十八变，若是不深入细看的话，的确是个活脱脱的大美人。

许诺一直以为许薇薇还在学校里读书的，眼下竟然会在这边的娱乐会所看到她，加之多看一眼她身上暴露的着装，饶是许诺一时间也没想通这期间的缘由。

“薇薇，你身上怎么了？”不过许诺眼下更关心的则是许薇薇身上那不堪入目的淤青，因为她本来就穿着一及胸的超短连衣裙，是这边陪酒统一的着装，许诺将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下，就见她身上不下十几处的淤青，乃至于裸露的肩胛上还隐隐有个牙印在。许薇薇的肤色本来就白皙得很，那些个淤青在她身上，愈发扎眼的可以。



“哪个混蛋弄的？”许诺也知道来这边消费的大都非富即贵的，不过对着这么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会下这样的重手，她也是气得发抖起来，眼下只要多望许薇薇一眼，便觉得连着自己的脑门都要发热起来。

“有个客人老是动手动脚的，我很讨厌他，可是吴姐一定要我陪他喝酒，他把我身上弄得好痛。”许诺这么一问，许薇薇大约本来就是觉着委屈的可以，眼下一边努力回想着一边应道，才说了几句，立马跟着泪光闪闪起来。

许薇薇自小就黏许诺，眼下又难得和许诺碰见，才说了几句，又下意识地拽紧了许诺的胳膊，分明还是多年前跟在她屁股后的那个小尾巴。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在哪个房间吗？”

许诺虽然心头对许薇薇的母亲冯明凤没有一点好感，不过对许薇薇她倒是也生气不起来，更何况眼下又见着她这般惶恐不安地看着自己，她心头那点残留不多的亲情倒是不合时宜地窜了出来。

“他长什么样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那个人戴着副墨镜，他在——那个房间里。”许薇薇说时转身有些吃力地朝外边的房间指了指方向。

身后过来有段路是个曲线的长回廊，许薇薇这么遥遥一指，许诺也看不清到底是哪个房间，也不知道是酒意上来的缘故还是怎么的，借着那股热辣的酒劲，许诺继续开口说道，“你带诺诺姐去你刚才的包厢里——”

“哦——”许薇薇倒是对许诺言听计从的，应了后便转身，一边走着一边努力的回想着她要去的包厢号。

许诺跟着她走了好一会后，见着她在一个包厢前面停了下来，许诺便开口问道，“薇薇，是这里吗？”

“嗯，是的。”许薇薇想了下肯定地点头应道。

许诺这才推门进去。

里面的光线并不是特别亮堂，不过隔着那忽暗忽明的旋转灯，许诺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里面沙发最中央的陌生人。

戴着一副墨镜，分明就是先前饭局上姗姗来迟还推说有事的那个人。

看着倒是人模人样的，一转身，便是个衣冠禽兽。

“是他吗？”许诺言简意赅地问身边的许薇薇。

她这一出声，厉寅北也是意义不明地朝门口突然出现的两个陌生人多望了一眼。

其实隔着那墨镜，许诺也看不清楚他此时的神情。

可是他身上隐隐透露出来的那股戾气倒是迎面扑来。

饶是许薇薇也是感知到了，立马紧张地低头下去，结结巴巴地说道，“诺、诺诺姐，我们走吧？”

许薇薇会有这样的反应，许诺下意识的以为她是被面前的墨镜男威胁的缘故，她这才冲前面的墨镜男冷笑了一声，“对着这么一个小姑娘，亏您也真是下得了手！”

而且说到“您”那个字时分明是咬牙切齿出声的。

“三哥，什么情况？”许诺这么一出口，饶是厉寅北边上的靳斯南也是一脸茫然地问道。他正好晚上和客户在这边有饭局，未料到遇见发小厉寅北也在这边，两人有段时日没聚了，眼下就特意找了包厢坐下来闲聊一会，又特意把其余的几位发小也喊了过来聚聚。

这一帮人中数厉寅北最大，大家伙还从来没见过有人敢数落到厉寅北的头上来，眼下房间里的一帮人自然都是纳闷的很。

也不知道许薇薇是被吓怕了的缘故还是怎么的，靳斯南这么一出声，她又莫名地哆嗦了下，继续惶恐地低声说道，“诺诺姐，这个人和刚才的人长得不太一样了，我们走吧。”她说完后搁在两侧边上的手指就不停的去抓她自己的裙摆，那蓬蓬的裙摆本来就短的可以，被她这么两侧一抓微微撩起，那裙摆愈发短到了大腿根部，这么冷的天也没有穿条丝袜，光露出一截雪白的大腿，而她还是恍然未觉地机械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动作。

许诺知道许薇薇的惯性动作，她这样子其实就已经开始犯病了。

面前之人都还没开口说话，就能把她吓成这样，也不知道前面对薇薇做了什么不上道的事情。这么一想，许诺倒是愈发的气结起来。

“我也不知道。”许诺这样一副咬牙切齿兴师问罪的模样，加之那旋转的灯光偶尔落到许薇薇的身上，厉寅北也是看到了许薇薇身上的淤青，他倒是淡定得丝毫不受影响，无非是为了答复靳斯南的疑问，他这才随口应了一句。

只不过他这样说完后，又懒散地靠回到了身后的真皮沙发上，分明是对面前的许诺和许薇薇漠不关心的态度。

“人渣！”许诺见着面前之人完全是翻脸不认账的痞子态度，她是愈发气得浑身发抖起来，她本来就不擅长口舌之战，好一会后才从牙缝里蹦出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倒是成功的引起了厉寅北的兴趣，他又重新朝前面坐了回去，拿起面前的龙井不缓不慢地呷了一口，杯子放回去后，厉寅北这才漫不经心的反问道，“弱智的话你也全信？”

其实他这样看着吊儿郎当的可是又状似客观阐述事实的态度才是最最气人的。

靳斯南也知道厉寅北的眼睛毒，不过隔着一副墨镜都能把来人看得那么精准，他心头也是默默地佩服起来，看起来三哥的道行的确是要比自己厉害那么一点的。

果然，被厉寅北这么一提醒，靳斯南再看门口边上那位哆嗦打颤的女孩子，漂亮归漂亮，仔细看去，眉目间相比正常人的确是少了一分天然的灵气的。

不过，厉寅北当着人家的面就这么直白地说出来，靳斯南觉得他也有点不地道。

这么一想，靳斯南抬头正想要说上一句缓和下气氛，忽然觉得面前闪过一道人影，随即是杯盖碰撞的声音，还有那茶水泼洒出来的声音。

许诺居然猛地上前给厉寅北泼了一脸的茶水！

变化之快，饶是厉寅北边上的众人都来不及帮他挡着点。

甚至包括他自己！

除了许诺，整个包厢里的人都傻眼了。



尤其是靳斯南，见着厉寅北的脸上还无比狼狈地挂了几片峰尖，好在那茶水已经泡了几分钟了，茶叶也是舒展得差不多了，虽然泼到厉寅北的脸上还冒着点白气，不过靳斯南知道这样的温度也伤不了什么。

这种状况，靳斯南也是第一次见着，愕然之外多少又觉着新鲜的很，便又看了一眼厉寅北，脸上早已黑沉得像是寒霜将至，他这人平常就没笑脸的，眼下这么一闹，整个人愈发是肃杀的可以。靳斯南心头狂澜过后想要干巴巴的劝架也不是，只得默默地强憋着，不过嘴角还是忍不住抽动了下。

其实边上的陆可非和陈卓然也是和靳斯南一样的感受，大家伙都不约而同地抽动了下嘴角，不过碍于面子还是一起辛苦地硬憋着，并未出声。

虽然是隔了一副墨镜，许诺不知为何就能听出厉寅北说出那句“弱智的话你也全信”时的轻蔑张狂。

大约是正好借着那点热辣的酒意，她一冲动脑门一热就上前把茶水泼到了墨镜男的脸上。不过许诺泼了茶水后，忽然意识到这房间里还坐着好几个陌生男子，个个都是人高马大的，她这么一回望，忽然就出了一身的冷汗，先前那微熏的酒意也早已醒了大半。

正好此时这一房间都诡异得安静下来了，她也顾不得善后立马拉着许薇薇的手转身就朝外面狂奔出去。

一直疾步走到了外面的大厅上，许诺这才恨铁不成钢地问道，“谁让你来这种地方打工的？”

“爸爸认识的一个阿姨介绍我来这边的。”许薇薇大概也是知道自己闯祸了，眼下低头啜囁着应道。

她这么一说，许诺立马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爸爸向来好吃懒做又好赌，许薇薇的母亲冯明凤早在十多年前就远走杳无音信的了。

许诺只是没有料到许永健会烂赌到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种地方来打工，更何况，许薇薇和普通的孩子不太一样。

有一点，的确是被刚才之人说中了。

许薇薇是个弱智。

小时候高烧脑膜炎的后遗症。

好在只是轻度弱智，并不影响她的日常生活起居以及与人相处上，只是在有些事情的考虑和周折上才会不甚明显地表现出来。

“跟我回去。你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什么的都在身上呢吧？”许诺问道。

“身份证在吴姐那里，银行卡在爸爸那里。”许薇薇一板一眼地应道。

“你自己的身份证怎么会放在别人那里？”许诺一听又是郁闷的可以，她本来想不打招呼就带许薇薇离开的，眼下听许薇薇这么说了之后便又朝前台那边走去。

等着门口的陌生人转身离去后，厉寅北这才伸手掸了掸他脸上还残留着的几片茶叶。

“三哥，好端端的戴副墨镜干什么？”靳斯南琢磨着方才那位看似不太灵光的小姑娘一进来就盯着他的墨镜看，大概就是他的这副墨镜多事才被旁人认错了闹乌龙，眼下反正来人都已经走了，他就纳闷地问道。

“我这不是怕影响市容吗！”厉寅北说完后才面无表情的把脸上的那副墨镜拿了下来，果然脸上靠近眉尾的地方有道明显的伤痕，看样子是缝了好几针。又是在脸上这样要紧的地方，若是落下疤痕的话是极易破相的，靳斯南一看也是吃了一惊，便开口问道，“你又多管闲事了？”

“这不正好看到，就随手抓了个惯犯。”厉寅北满不在乎地应道，语气轻松得像是心血来潮抽了支烟般的寻常。

“三哥，要是你再这么多事下去，我看这刘队也用不着了，你直接去顶他的岗位就成了！”边上的陆可非也开口调侃起来，虽然是埋汰的语气，其实是为着厉寅北的安危担忧。毕竟依厉寅北的身手，普通的不法之徒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眼下他脸上的那道伤疤还明晃晃地挂着，想必是好一番恶战后才留下的。

“可非，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前几日我正好看到报上说破获了一起特大的盗窃案，打掉了一批特大的专业盗窃团伙，未了提到多亏热心市民在现场的英勇搏斗，那时我还纳闷怎么随便路过的市民都能身手了得成那样，也活该那歹徒倒霉，现在我可算是想明白了。不过三哥，我也就是想明白了，怎么就你出个门动不动就能遇上那些人？”陈卓然说完后也是正儿八经地望着厉寅北。

显然，这一帮兄弟中，大家伙对厉寅北的多管闲事都是心下了然的，也是颇为担忧的。

毕竟和不法之徒交手多了，总有失手危险的时候。

眼下他这脸上的新伤便是最直观的下场。

“我人品不好有什么办法。”被一帮人合着追问，厉寅北倒还是无动于衷的模样，未了又自认倒霉地望了眼被茶水打湿了的墨镜。

他这么一说，大家伙倒是立马回想起方才的那幕乌龙，一想起万年难得吃瘪的厉寅北方才那狼狈的样子，一帮人终于是不厚道地笑开了。

“也是，多半是你人品不好的缘故。要不然这一屋子的人，也不见得你长得比咱几个好看点，可是那姑娘就专挑你下手，而且我看她泼你的那一下，快、准、狠这三个基本要素完全到位，该不会是你平日闲事管太多了，人家特意叫人过来的——”陆可非一边说着，嘴角微微上扬，显然还是笑得意犹未尽。

“就你脑洞大！”厉寅北凉凉地看了一眼幸灾乐祸的陆可非，之后才低头看了下他自己的身上。

拜许诺的那杯茶水所赐，从脸上湿哒哒地流淌下来，那茶水全留到了他的身上。西装的前面都湿了，他这才一脸晦气地把外套给脱了。

其实那里面的衬衫也是湿了好一片，不过又不能再脱下去，而且被这房间里的暖气一烘，那衬衫贴在身上又湿又黏的，厉寅北有些不耐地扯了下他自己的领带，这才起来说道，“我先走了，改天有空再聚。”



“伤口沾水了不好，那你自己及时去趟医院换下纱布。”靳斯南见着他眉尾处的纱布上还隐有血迹的印子，显然伤处本来就没怎么愈合好，又被刚才的热茶一泼，肯定是要重新换下药包扎下的，他知道厉寅北这人平常随性惯了的，估摸着也懒得再去趟医院，眼下这才难得碎碎念地叮嘱起来。

“不碍事的。”果然，厉寅北言简意赅地应道，快走到门口时又一脸晦气的把墨镜给重新戴了回去。

许诺带着许薇薇一直走到前台那边，和前台人员交涉了好一会后才有个浓妆抹艳的女人匆匆忙忙的过来。

“吴姐——”许薇薇有些迟疑地喊道。

“呀，薇薇，你来朋友了怎么也不和我说下？”那个叫吴姐的女人亲热的应道，说时脸上早已冲许诺笑了起来，许是那脸上的粉扑得太厚，许诺觉得她笑起来两颊上的粉似乎一不小心就要掉下来似的。

“吴姐，这是我的诺诺姐。”许薇薇继续迟滞的应道。

许诺无心 and 面前之人过多应付，眼下也懒得多说场面话，三言两语就和吴姐说清楚，要她立刻归还许薇薇的身份证。

“那可不成，我们这缺人手，辞职报告都要提前半年打才可以。”吴姐自然听出了许诺要带薇薇离开的意思，脸色倒是说变就变。毕竟许薇薇虽然脑子是不太灵光，不过就她长得这个水灵样，有很多客户陪酒时都要指名她去的，更何况她付给许薇薇的钱并不多，这么好的廉价劳动力她自然是不愿意放手的。

“要提前半年的辞职报告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居然还扣留身份证，大不了我上劳动局举报！”许诺也不甘示弱的应道。

“好啊，那你就去告啊，看会不会受理？”那吴姐也是恶声恶气的应道，一边说时早已怒目圆瞪起来。

许薇薇胆子本来就小，见着平常和和气气的吴姐突然翻脸凶神恶煞起来，她眼下只是愈发无助地拽紧了许诺的袖口，嗫嚅着说道，“诺诺姐，我们回去吧？”

“薇薇，我要把你的身份证要回来才可以——”许诺虽然对着吴姐说话时语气也是强硬不让的，可是和许薇薇说话时，那声音就不由自主地轻了回去，柔声细语的就像是对着个小学生似的安慰起来。

“老娘今天没带她的身份证，你问我要也没用！”那吴姐也是个人精，她当然知道扣留着身份证不是合理的事情，不过又不愿意就这么放许薇薇回去，眼下便干脆耍起无赖来。

果然，她这么一口咬定没有带许薇薇的身份证，许诺虽然是郁闷的可以，不过也奈何不了她。又想着今天要是没有把许薇薇的身份证要回来，下次还不知道几时才能要得回来。眼下便也还是僵持在原地，并没有挪动离开的意思。

“小王，你有事了再喊我！”那吴姐知道许诺奈何不了她，眼下神气地说完后就想离开的身子，未料到忽然见着侧边出口处的厉寅北，她心头立马咯噔了下，根本不确定厉寅北是刚从里面的包厢里出来还是已经在边角上看了一会热闹的了。不过她这样的人精，下一秒早已笑靥如花地问道，“厉先生，这么早就回去了？”那语气突然恭敬温顺得像是要滴出水来，和方才那个面目狰狞的她简直是天差地别。

吴姐这么一出声，许诺下意识地顺着她的视线也朝侧边上的男子望了过去。

还是依旧戴着副墨镜，不过那身上的西装外套倒是不知何时已经脱掉了，正随意地搭在胳膊上。

外面是将近零下的温度，他却是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显然是打算就这样出去的。

拜她先前的那杯茶水所赐，他的衬衫前面有一片的颜色是暗沉许多的。那是茶水打湿的印渍。

而且那衬衫也跟着紧贴在身上，愈发显得肩宽腰窄起来。

方才在包厢里他一直坐在那里，许诺也没有多做留意。此时这么一望，才惊觉此人身材颇长，估摸着要高出她好长一截。

毕竟是她先动手泼了茶水的，而且又想到他似乎是吴文胜很看重的合作方那边的人，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职位，不过回想起先前饭局上那一帮人对她敛容恭敬的神色，想必也是个要紧的人物，许诺此时才后知后觉地想到工作上的事情，还没细想下去，就觉得头皮发麻起来，不知何时连手汗也沁了出来。

“你们这闹工荒？”厉寅北说时视线越过许诺，像是穿透空气似的直接把她过滤掉，反倒是朝她边上的许薇薇身上望了一眼。

隔着那墨镜，吴姐根本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不过她也不敢在厉寅北面前耍什么花招，眼下也不确定他的意思，又生怕他和面前的许诺相识，便杵在边上干笑着。

“扣留身份证，你这有礼也成了非法。”厉寅北说完后才迈开长腿冷着一张脸离开了。不过他说这话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生人勿扰的肃杀气场。

吴姐不明就里，以为厉寅北为了面前的陌生女子才冲着自己发脾气，她也是无端出了身冷汗，等着厉寅北走出去了，她才没好气的冲许诺嚷嚷道，“这种人留着我还嫌晦气呢，等我一会，我去把她身份证拿来给你！”说完后才踩着高跟鞋蹬蹬地朝里面走去。

没多久，那吴姐便出来把身份证扔给了许诺。

许诺原本都已经做了最糟糕的打算了，未料到事情居然会这么有惊无险的解决了，她这才不经意地舒了口气。她知道许薇薇无处可去，眼下便把许薇薇带到自己的住处先安顿下来。

许薇薇倒是没心事似的，到了许诺的住处洗漱好后躺下去没一会就睡着了。

反倒是许诺自己其实也是困乏得很，可是一想到那个墨镜男离去时肃杀的表情，她心头还是无端地忐忑起来。

毕竟，她也不知道自己的无心过失会不会连累到公司接洽的项目事情上去。

而且，此时她又仔细回想了那时许薇薇带她去包厢时的场景，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想到这时，许诺才轻推了身边的许薇薇。



“诺诺姐，有事吗？”许薇薇睡意惺忪地问道。

“你老实和诺诺姐说，今晚那个戴墨镜的男人是不是先前的那个人？”许诺虽然看似心平气和地问道，其实她自己的心头倒是绷得紧紧的，生怕许薇薇说出了她自己此时料想到的事实。

“诺诺姐，我想起来了，我过来的时候是左手边的第六个房间，回去的时候应该是右手边的第六个房间——”

“所以说你原先应该是在对面的那个房间？”果然是被许诺自己猜到了，不过她还是不死心地继续问道。

“嗯——那个时候我就提醒你说认错了人的，”许薇薇小声地解释起来，又看了眼旁边的许诺，神情似乎颇为低落，她这才伸出手来轻扯了下许诺前面的被角，继续乖巧地道歉起来，“诺诺姐，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她说完后就一脸自责地望着许诺，显然也是睡意全无的了。

被许薇薇这么一提醒，许诺才意识过来那时在包厢里许薇薇说得原本就是真话，许诺才意识过来那时在包厢里许薇薇说得原本就是真话，可惜那时的她自以为是地在脑海里出现了全部的剧情，所以才会误认为是对方出声威胁，许薇薇被吓到后才说的假话，而她自己那时一时冲动下居然还泼了对方一脸的茶水。

许诺这么一想，心头愈发地五味杂陈起来。

“诺诺姐！”许薇薇见许诺想得出神，便继续弱弱地出声喊道。

许诺知道许薇薇自小在学校里就被欺负惯了的，因为反应有点迟钝，她的成绩向来都是垫底的，自然也不会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有些淘气的小孩子明着欺负她了，老师也不见得会护佑着她，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她怯弱的脾性，一遇到什么事，条件反射下就是低头认错。

“妈从小就和我说过，做错事道歉了就会没事的。诺诺姐，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大约是见着许诺一时间没有出声搭理她，许薇薇又继续怯怯地说道，才这么会工夫，漂亮的大眼睛早已噙了点泪光。

许是从小到大就被嫌弃惯了，许薇薇迟钝归迟钝，向来缺乏安全感，所以才会格外地害怕起来。

“我没有生气。”许诺自然一眼就看出了许薇薇的心思，怕许薇薇担心，她说时摇了摇头，又想到许薇薇接下来的日子，她也不可能去联系许永建，可是她总得要打算下许薇薇的生计的，这么一想，许诺便继续问道，“薇薇，你妈走了这么多年，她私下有没有联系过你？”

“没有。我妈不要我了，诺诺姐，是不是因为我太笨的缘故妈妈才离开的？”许诺不提还好，她这么一问，许薇薇愈发泪光闪闪起来。

许诺当然知道冯明凤之所以会离开，自然不是许薇薇的缘故，不过是因为许永建突然之间好赌起来，车子房子全都被抵债了，外面不知道的烂账还不知道有多少，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才离开的。

不过她也够绝情的。

冯明凤离开的时候，许诺在上初中，而许薇薇还刚读小学，连生活自理都还有些困难。她竟然真的抛下许薇薇一走了之了。

许诺原本以为冯明凤不过是怕许永建会死缠烂打才故意离开的，私下总会联系许薇薇接济下她的，未料到眼下许薇薇立马跟着摇头否认了，许诺才觉得愈发的心事重重起来。

“不是的，你妈是因为其他原因才离开的，再过几年她就会回来找你的。所以你只要好好的等她回来就行了。”许诺一时间也想不出好的主意，眼下便模棱两可地应道。

果然，她这么一说，许薇薇立马信以为真的了，跟着高兴地点点头，一脸知足地应道，“诺诺姐，我知道了。”

“挺晚了，睡吧。”许诺说完后才伸手把房间的灯给关了，扯了点被子上去。

黑夜中，许薇薇那轻匀的呼吸声没一会就响了起来，显然是又睡了过去。

唯有许诺继续在黑夜中辗转反侧。

她失眠了。

第二天起来后，许薇薇大概是一夜好觉，倒是神采飞扬的。许诺相比之下就显得无精打采得多了。她自己赶时间，匆忙地洗漱了下，临出门前交代道：“你先在家里休息几天，无聊的话就上网打发下时间，不想做饭的话就叫外卖，桌上有外卖的联系方式，等周末了我帮你一起留意下找新的工作。还有千万不要联系吴姐和爸爸。”

“嗯，我知道了。”许薇薇听话地点点头。

许诺又从包里掏出几张纸币递给许薇薇后，这才神色匆忙地出去朝地铁站那边赶去。

幸好这一天下来竟然也没有什么异样。

许诺本来还有点担心自己插下的簪子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接单情况，临下班前组里的AE秦羽接了个电话，立马喜笑颜开地跑过来说道，“最近真是好事多多，华诚那边今天有专人打电话过来接洽了，看起来还是很有可能接下华诚的项目的，依着华诚这么财大气粗的，要是这单成了咱们整组都要发了！”

这么一说，整组的人果然都双眼发光起来。

做她们这行的，有时候能够接个大名鼎鼎的项目，以后跳槽出去也可以给自己的简历镀镀金，而且和大公司的项目谈妥后，每年的续约费都是一笔可观的大数目，组里的业绩提成也跟着水涨船高起来，大家自然都是无比期待的。

许诺这才终于轻松了下来，想着看来先前是自己小人之心多虑了。她本来手上事情还是挺多的，又想到薇薇一个人在家兴许很无聊，便难得没有加班就准时下班了。

一直走出了大厦的门口时，许诺想着记忆中小时候的薇薇是很喜欢吃甜品的，便特意绕到大厦旁边拐弯处的甜品店里去买蛋糕去了。

回来的时候许诺无意间看到甜品店的隔壁不知何时开了家新的餐馆，偌大的海报上鲜明地写着高薪聘请服务人员。

其实不过就是招聘几个服务生而已，高薪就算了吧！许诺自己也就是做文案策划这块的，职业病的缘故，看到那些大的海报之类的东西，总下意识地上面瞄几眼，顺带着评价下这文案的水准。



许诺看着那白开水似的招聘广告，居然也把整张海报从上到下看完后才转身离去。

上了地铁后，许诺眼见得人山人海的，她怕手上的蛋糕会被挤扁，便又朝角落上艰难地挪移了点，顺着把手上拎的小盒装的蛋糕朝身前靠了靠。

这么拥挤的空间里，许诺觉得自己被挤的连呼吸都有点困难起来了。不过就是这么个瞬间，许诺不知为何脑海里又浮现出了方才那张海报上的几行信息。

招聘服务生，要求模样周正吃苦耐劳，学历不限，底薪3500，包吃不包住。

其实她也知道给许薇薇找工作的确是有难度的。

在现在研究生博士生都开始泛滥的年代里，许薇薇连高中都没毕业，而且脑子又不是特别灵光，稍微复杂点的工作她也处理不来。

许诺还真是不知要怎么给她找什么工作。

可是许薇薇要是不工作的话，现实来说，依着许诺这么点工资，长此以往，她也养活不了许薇薇。

正好这份工作要求也不高，而且离她的公司又近，万一薇薇有什么事，她也稍微顾得上点。

许诺一边在人潮里艰难地挪移着，心头却是有了大概的想法。

回到家后，许诺一直等到临睡前才和许薇薇大致说了下她的想法，原本她还担心许薇薇会嫌弃这样的工作，未料到许薇薇一听就点头同意了，许诺这才放心了点。

第二天许诺就请了半天的假带着许薇薇去面试了。

其实做服务生这样的工作，只要求勤快点不怕脏就行了。

过来面试的人员还没几个，正好那餐厅又是急着开张的，许薇薇过去时简单面试了下，那餐厅的负责人就通知许薇薇可以当天上班了。

许诺怕许薇薇万一有事联系不上自己，又特意到旁边的商场那边给她买了个手机。

毕业两年多了，她自己虽然有点小积蓄，这么多年的习惯下来，她平常向来不太舍得花钱，给许薇薇买的手机也不是很贵，许诺去公司前特意存了自己的号码在许薇薇的手机里，交代道，“上班时间要听经理的话，不能偷懒，如果有事情，一定要及时打给我。”

“诺诺姐，放心吧。”许薇薇小时候就听许诺的话，长大了也是如此。在她眼里，许诺便是她此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家人，自然对许诺是言听计从的。

许诺临走前又和餐厅的负责人嘱咐了下，“我妹妹人是忠厚老实了点，不过手脚肯定会很勤快的，麻烦您平常多关照了。”

“我知道了，放心吧。”那餐厅的负责人是个微胖的中年男子，不过说话倒是极为和善的，许诺这才回她自己公司的那幢办公大楼里面去了。

把许薇薇的工作都安顿好了，许诺心头这才重新轻快起来。